樓山堂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樓山堂集

(三)

吳應箕著

樓山堂集第十六卷

序

姚伯子史書序

休寧姚伯子年四十餘即著史六十而其書成先是崇禎癸酉秋伯子投予書讀之有[illegible]其藏以爲近今未有也于是伯子同里士鳩資刻之以行而其書傳矣伯子顧又屬予序之予聞之師曰史之作也其本諸春秋乎是紀事編年之祖也不可及矣馬遷創爲表紀書傳之體而後之爲史者咸則之然卷部繁浩覽者難竟涑水之通鑒作焉古今之史于是始有條貫宋儒讀史多論斷附以己見固未嘗自爲一書也自爲一書者蘇子古史而外予僅見之此又伯子之書上下數千載取古人編年紀事者行論斷於其中自爲一家言于古無是也予覩其書不名一體裁縮已成之事以爲文綴附獨見之義以立斷詞不病于好微而意不苦于難屬其言約其義該其包絡遼邈使居今者巡復其意而可以厝之爲用非具良史才又積歲覃精者烏有是哉此伯子數十年而爲一書書成而予以爲數百年所未有無怪也伯子早精尚書出入考工三傳故其撰言次事多爲近之要自成爲伯子之書也伯子嘗謂本朝雖以北地瑯琊之才不能成一代之書豈勢會相格其志不立也予然之又謂使加我十年當爲宋史予益歎美其意不爲妄要之伯子即不爲宋史伯子所自爲之史書固已傳矣伯子生平不問家人產布衣徒步

于世一無取而胸中廓然其沖盈之氣見于面貌人不知其爲貧至與之論天下事區分精悉言皆可見之行夫伯子蓋用世才不得已而著書以老如是卽伯子之書抑又可知矣

四書大全辯序

明興以禮樂文章治天下而所以造士者非聖人之道無取夫聖人之道六經其燦然者矣其最精微莫如四子之書於是表章四書專取朱註行之謂漢唐以來能折衷聖人之道使微言大義不爲異端邪說所亂者莫朱子若也乃當時秉國者受成祖文皇帝命尤有四書大全之輯豈非以聖人之道大卽朱子有未盡則羣儒之說奈之何其盡廢也意甚深遠哉予嘗取其書究之其中有所發明者固多卽醇疵未嘗不相半至其與聖道相戾者復不少抑何歟豈非當時承旨者未能深窺祖意但取成書不暇精擇又時日不給所委而分彙者多小生豎儒識未逮歟今習者第謂此成祖皇帝頒行之書有敢議論其間者是毀聖而倍上也殊知其不然哉國家之制行之久而當否見則其論說之是非亦未有不久而愈明者也既是非較然矣復以創於更制之難而併我聖祖闡揚聖道造進學士之意寖以微失此又誰之過歟于是袁州張子獨憂之因于數百年之後爲歷朝諸人所不敢異議者取其說之疑而辯之或曰是毋乃不足開執讒慝之口乎予曰不然夫二祖之考古定制廣厲教化不可謂不詳且盡乃祀聖之典至世廟始定卽歷代從祀方不難有所予奪況依傍聖人而爲說者哉使張子得時行道必將以此爲黼黻聖治之大端今窮而著書獨先從事於此此固文皇帝在天之靈而聖人之道未墜地之驗也其以爲朱子功

臣爲楊文貞諸公之諍友。又何疑哉。張子聞之曰。然於是以其書授之梓。其辯爲世所共見。予不必論。夫以今日科舉之弊。蓋有異端邪說。剽竊前人之議。而恣其猖狂無忌者矣。張子獨起而辯之。則張子之爲人。亦吾之所不必論者也。崇禎己卯歲孟冬朔日

四書圖攷序

古人讀書。左圖右史。圖之傳也尚矣。經圖自鄭元、王弼、而下。代不乏人。至宋儒以後而大備。以予所聞。有論語圖纂二卷。及程心復四書圖纂釋二十二卷。恨未及見。意嘗欲集古圖衍之。定爲一書而未暇。甲戌春。過新安丹山。聞有吳蒼舒先生者。精經學。攝衣請啓。得聞所未聞。先生因出其夙所撰著者相示。則有四書節解圖攷在焉。予周覽之。其圖攷精核。視昔人加詳。而所解釋。則一根正經。衷于朱、程、之說而止。嗚呼。今天下溺于科舉之文。記誦剽竊。雖本義不遑究。況留心古人之制作。而攷其圖。即號爲通博者。于名物義類之說。亦既旁喻廣引。而揆之經理。殊多刺謬。故觀是書之裁度。而知先生之學。斷然有功先聖。其可布而傳之。無疑也。先生棄官著書。將四十年。貲鉅萬。以是廢。布衣蓬戶。屏絕外營。其行義無愧古儒者。所著七經圖攷、聲音紀元、三禮正定註疏、皆翼經明道之書。予將與其從孫子含去非謀。使次第行世。而今爲先序其概云。

梅衡湘西征集序

萬歷間三大征。其最著哉。迨末年遼事敝壞。浸淫昌啓。以及于今。用兵二十載。無分毫功。而東隅未復。舉

盜滿山。于是談者益侈言三征爲極盛。予嘗著三征本末。于海外之捷。至不忍道。而所重愾屢歎。以爲功不可再見者。莫如哱事。夫世亦嘗深究于哱所繇滅。而功所自成乎。則梅衡湘之苦心偉績。何可沒哉。何可沒哉。是役也。近事無可比。方嘗以唐淮蔡事觀之。衡湘蓋獨爲其難者耳。哱之悖也。惡不在元濟下。又加之句虜爲援。蓋變劇而禍大矣。衡湘是時發憤上書。身請臨戎。然官不過御史耳。卽受命監軍。而有制、有督、有撫監者。不俯而仰其鼻息。稱伉直自喜矣。況敢挾才據其上以指揮惟吾意。故視晉公以宰相行師。位尊體重。勢得自爲。而柄無旁撓者。爲何如哉。水攻則城崩。間行則黨貳。創虜則援絕。招降則衆散。事勢曉然。而撓者曲至。嚮微衡湘捐郤善讓。令其計卒行。則國家于西事。恐尙有不可言者也。夫唐之平淮蔡也。晉公受李愬之成。然愬之功炳焉。是役也。有受衡湘成者。衡湘不自張。而報不副。要其苦心偉績。見之先後疏牘者。何可沒也。吾故曰。衡湘獨爲其難者耳。哱事距今四十餘年。予始得衡湘西征集讀之。先是集未行世。予謂衡湘嗣子惠連曰。昔營平言。兵者萬世法。何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夫衡湘不伐。子不以伐成衡湘之志。然其于萬世者何也。今天下用兵二十年不效。令得如衡湘者在。何詎至是。惠連曰。若是。是先君子所以不沒者。以有此集哉。西征本末詳予他記者甚悉。不更敍。今獨敍衡湘之獨爲其難者如此。夫此非盡予言也。其同里士王都俞者。亦嘗評是集而感慨繫之矣。

古方略序

古方略一書。爲婺源故太宰余少原先生貳樞時所撰輯。予友張爾公從其家得之。歎爲善本。評以授諸

梓者也。有少宗伯姜公、通政卿徐公、爲之序。而張子復以予嘗妄言兵。亦屬爲序之。予惟方略者。皆古人用兵事。今天下政苦兵。又苦無善兵者。則方略不素具也。卽此書可少哉。夫方略非可以書盡者也。古之善爲兵者。其方略多不傳。卽有傳者非其至。孫吳傳者矣。其書不多。子房所受于老人者。不過一卷而已。後世所傳兵書益多。善兵者日益寡。有善者必不泥古法。應變出奇。而用古法者輒敗。然則方略果可以教人哉。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今制古者。不達事之變。況兵事歟。兵者專家之學也。有善兵而不至學古兵法者矣。無不學古法而盡善兵者也。卽如今日□入吾關。大得氣去寇殘殺人民。復狎吾民而處之。而我用兵或十年。或二十年。無分毫功。此無望有出奇應變。如昔之不泥古法者。嚮第令師古法而用之。詎至是哉。以善兵者之寡。而咎傳兵法者之徒多。是懲于輕陽侯之波。而謂舟楫可不用也。不亦過歟。以予聞余公神宗皇帝時之正人君子也。其時天下方無事。已輯爲此書。張子抱道未用。憂世之多故。又以此書教天下之用兵者。兩君子之方略。固已具見于此。夫左氏言兵之祖也。其論置將。猶原本于敦詩書悅禮樂者。嗚呼。此方略不傳久矣。予之因爾公而序余公者。其或猶是意夫。崇禎某年月日。

東林本末序

東林者、門戶之名也。門戶者、又朋黨之別號。夫小人欲空人國。必加之以朋黨。于是東林之名最著而受禍爲獨深。要亦何負于人國哉。東林爭言眞僞。其眞者必不負國家。僞者或至負東林。此實何歟。蓋起事至五六十年。相傳多失其實。于是而有僞者。亦勢使然也。今之所爲東林者又一變。往時欲錮之林下者。

今且下及草野。夫聖世豈有黨錮之事。何論朝野。亦辨其爲眞與僞而已矣。予于是條次其本末。以使後之觀者有所考而感焉。

韓姬命文集序

粵東韓姬命。豈非絕數世而一出者乎。夫材罕兼通。古今同歎。是故相如工爲形似。二班長于情理。優見于此。劣亦居之。嗣是以降。康成有精經之譽。顏、陸、擅有韻之聲。乃其後而昌黎生矣。理學振興。又越數百年而周、程、作。亶其難哉。其他文士。亦可類見耳。明興。作者輩起。號稱兼器。亦有數家。比絜古人。斯爲特盛。閒稍衰微矣。而後遘一姬命。予交姬命深。雅能詳其本末。嘗與之極六萩之淵源。敍往世之得失。大至朝廷邊塞之利害。細及名物器用之纖微。罔弗究意。而識清氣決。非節不植。吾心儀之。王孝先、韓稚圭之流。區區文學之長。謂足以盡姬命哉。今觀姬命之集。則已如此矣。自辯說經傳。以旁至騷賦詩歌。文家之體略備。而總其條貫。要與聖賢之旨相輔翼。夫文不見道。雖工曷裨。則大儒登博學之科。經術而傳以藻麗之業。姬命豈一世之材而已哉。通古人之難。兼作者之不數。姬命之集。于是乎可傳矣。乃予所以知姬命者。猶不盡此。然則人有不盡此者。而後能。未有不能此者而求盡此。兼通之歎。古今所同。必藉姬命而後免也。姬命豈一世之才而已哉。姬命方著文。茲爲一代典章所繫。今先布其集以傳。俾讀是集者。知姬命有所著作。必非姬命不能也。

陳百史古文序

崇禎癸酉。予于沈眉生寓中。讀陳百史所爲程墨選。心奇之。卽語眉生。此當有名于世。已而百史舉于鄉。名果噪天下。則以爲百史但工時文也。甲戌。又從張爾公得其詩及一二序文讀之。知百史才大能兼。力追古作者。非近今文士匹。今年丁丑。同寓虎邱僧舍。每相過則談詩及文。上下古今。論源流本末悉當。百史又盡發其所爲詩賦古文詞見示。予然後悔向之知百史者猶未深也。夫文章一道。蓋難言哉。自當時言之。則舉曰時文耳。乃韓、歐當其時。皆薄時文爲不足道。而抗言學古。何也。豈非聲病比偶之習。以取世資。則不得不從俗轉移。從俗則不能獨行其志。未幾時過。而文亦棄而不自惜。若碑序論記之文。所謂立言以傳世者。故師法貴遠。而持議無嫌于高。若是者非古無取焉。于是別其所作曰古文。亦宜也。然同一學古矣。今之人又取韓、歐所掃除六朝、五代之古以爲古。而反以唐、宋爲卑卑不足道者。此又何哉。本朝李北地不讀唐以後書。予狹之。及遍觀國初諸集。然後知北地所爲不讀唐以後者。猶之韓、歐掃除六朝五代之意。故文不同。而其志在復古。則一也。夫百史之立志。旣已較然矣。其文亦斷然擬古作者無疑。予謂百史有六朝之靡麗而昌黎輿。有五代之浮冗而廬陵出。國朝承宋、元餘風。然後獻吉起而矯枉過正。今天下之文。恥言唐、宋。實不能不六朝、五代。未嘗不曰吾讀漢以前書。而不能爲北地者。病在趨舍亂。而志不立。倖其苟可以成。而力不逮。今子志堅力卓。其文又不取于苟可以成而止。則向之資三君子者。所以資吾子也。子豈有意哉。百史曰。吾區區所以作爲古文者。于子則旣已知之矣。

陳中湛歸來草序

總憲陳中湛先生以政事風節顯天下當瑤禍之興先生幾不免然先生不以能免爲幸于是天下識與不識無不幸先生之有歸來矣比先生再登朝輔明主歎歷南北握憲中臺其所爲竭忠盡智持正守法者爲數十年中僅見于是天下識與不識又無不幸先生向之歸來以有此日也乃先生于此日則又自幸其復歸來矣夫跡先生後先出處其關世道者如此此豈以詩文重者哉嗚呼名人鉅公其得于歸來之日肆力詩文者或寡矣間誠有之然以流連社會觴咏巒泉謂彼不與吾事吾事畢矣夫就如先生始之歸來也不以身幸存而感憤息繼之歸來也不以身已退而憂憫衰觀其一篇之中所三致意者其懷來固可覩也夫士大夫濡首名利至屈體辱節爲世大僇視所爲流連觴咏用以善全終者方不止百尺樓上下而況先生之歸來其所著見且如此哉予交先生嗣子定生因得盡窺先生松柏齋諸集及先後諸疏愈益歎先生所爲生平者如此其立朝者又如此何獨至于歸來而異之此先生歸來之作所繇重也嗚呼歸來如先生者而以詩文重乎哉

卷園詩集序

詩非窮不工是言也果遂爲定論哉陶靖節懷用世之志杜子美有忠君愛國之心而時位不稱率多寄意于篇什于是而謂詩以窮工亦宜若本非其具即老死溝壑方求一言之幾于道不可得其詩又安問工拙哉成都張紫城先生所謂能爲世用而忠愛之心所在即見者也甫令予邑民歌誦之十年如一日此其眞詩在民閒矣先生即不爲詩已與世所謂求工于窮者不可同日語況先生挾持忠愛而能爲世

用者。又卒于其詩寓之乎先生爲司馬郎。未竟用而歸。歸數年。益肆力于詩。以卷園名者。先生若謂吾卷焉而直寄意于詩耳。要之先生有其具者也。詩亦豈待卷焉而後工哉。今天子方大用先生而詩成。予所謂窮工之說。非定論者。益于先生決之矣。本朝蜀士大夫。以詩名者可指數。予最推者爲張肖甫、肖甫生王、李時。多爲所引重。予無能發揚先生。而先生之詩。清雄婉麗。固已足傳無疑。即肖甫亦先以功名顯。然則後之論詩者。稱蜀有二張焉。可矣。

楊學博詩序

往楚人江袁蘿論詩。謂古詩所命題。如君馬黃、雉子班、艾如張、自君之出矣、之類。皆就其時事搆詞。因以命篇。自然妙絕。而我朝詞人。乃取其題。各擬一首。名曰復古。夫彼有其時。有其事。然後有其情。有其詞。我從而擬之。非其時矣。非其事矣。情安從生。強而命詞。縱使工緻。如巧匠塑泥刻木。儼然肖人。全無人氣。至哉言乎。嘉隆以還。未有聞斯語者矣。然如袁蘿之說。則古人有是時事。有是情詞者。即無不佳乎。情者生乎人者也。無情詞安從眞。非其人。情安得正。無情而有詞。詞不眞焉。其失也僞。情不正而有詞。詞即眞焉。生心之害。詎有已哉。故我朝詩人之失。失于貌古。而古人有以詩自貌者。後世無能廢其詞。又相率而貌之。如潘、陸、沈、謝之作。曾有以其爲亂臣賊子之言。而棄而不諷者乎。詩人無識。古今皆然。袁蘿之言。亦豈遂關至極哉。予不能詩。然妄論詩。又好因作詩之人。以推測其所自爲詩之意。故所取之詩甚嚴。持議亦稍狹。世顧無取焉。乃貴池廣文通州楊先生。方以予可與言詩者。而以詩相質。今讀先生之詩。時與事會。

語繇情生。自吐要眇。求如蔡蘿所謂模擬之病則無之。而先生抱用世之志。風烈事功。不卽自遂。姑以詩抑伏其壯懷。而寄寫其微趣。予所稱無不正之情。而情又不徒爲貌者。將于先生乎是望。則先生卽爲詩也。而豈得稱之曰此詩人而已乎。先生之鄉。有符卿范公者。當世不數人也。嘗亟稱先生。又嘗與予爲忘年交。所籌論古今事最悉。獨未一往還以詩。蓋范固不欲以詩人期予也。若是而予與先生之所期。皆可知矣。

曾學博詩序

吉安曾先生來教予邑。于予固師弟子也。一日。先生進予曰。吾不能早事子。今官來而使子事之。是予之過也。然子豈能終棄予乎。予于是問先生所欲下教者謂何。則禪學也、制義也、詩也。夫禪吾不知之矣。制義小道。見于予他所論著者已備。請與先生言詩。予觀先生之詩。大要取法于今之所爲竟陵爾。夫竟陵之詩。果可法哉。其言以有性情浮出紙上者爲眞。嗚呼。果若此。是三百篇之後。惟竟陵獨矣。乃今承襲其風者。以空疎爲清。以枯澀爲厚。以率爾不成語者爲有性情。而詩人沈著含蓄。直朴澹老之致以亡。予嘗謂學王李者。不過竊詩之皮毛也。學竟陵則併性情而亂之。故吾非惡夫竟陵也。惡夫學竟陵者之流失也。先生曰。子言是也。吾向取竟陵之言。有合于性情者以爲詩。今乃知吾詩之有合者。固非竟陵之性情。而吾之性情也。自今以往。請擇吾詩之沈著含蓄。直朴澹老者。以終身事子之言。而予詩其有濟乎。于是先生刻其近作。使予序之。然則先生之果不棄予言如此。

池陽郡邸分韻序

崇禎己卯正月予應科舉試于郡城時安慶就試者咸在而桐城有知名士數人皆夙昔遊好也予謀與羅子劉子集而觴之先期則方子密之代予徵客至臺試之次日皆會予邸齋以次就坐觴行甚快左右瞻對恆苦不給又高議層出至于廢酒予于是起而請曰是役也曷分韻爲詩僉曰然可以省應對之煩詩先成及不能者第其賞罰又可假之行酒因取詩上平韻序給之人分一體酒未一巡而密之七言排律先就衆咸驚異諸君詩亦次第成于是劉子哀而梓之以記一時之事而使予爲之序予惟今日□□內地陷城郭殺人民流賊又出沒豫楚間大江以北求室家完聚者不可得我曹方以文字取科第必期掃□□患以抒天子宵旰憂固宜每食輒置中夜數起求無負此賓興者而羣事于飲又怡暢以詩此何異于酣歌恆舞哉不知立事者志也別類者聚也宣懷者時也而表見者素也取之不于其素則今之人左支而右詘者非耶事故猝臨然後求一日焉相與從容論計不可得則時限之矣共爲天下事而胡越起于肘下所謂同舟遇風救可左右手者無人則類非也而一斷之于所志之未嘗立故志以言白聚以志起時以聚得而素以時徵則今日之集之謂也詩者言志者也有其類矣有其時矣有其素矣然則劉子之哀而梓之以見志也又曷可少乎哉集中共十五人爲趙又漢周農夫方爾止吳子遠方密之鄧簡之吳鑒在左子直錢幼光左子厚張濬之劉臣向羅季先劉德輿未至者孫儀之詩凡二十三首而予詩附後夫予詩有之毋爲聚今夕而忘起沛豐嗟乎是亦有其志焉而已

梁溪唱和集序

予爲詩二十年矣。視世之本無有得。輒隨聲相附以爲詩者。心棄之。于是厚量人而狹置己。不欲以詩自見。卽有之不輕以示人。蓋謂此非難見而心知其然者寡矣。崇禎丙子。遇顧子方於村邸。讀其詩大異之。已與論又輒合。往來遂有詩。然未數數也。今年戊寅居梁溪。此唱彼和。一月間積至數十首。生平作詩之多。無過此者。蟋蟀俟秋唫。不足怪也。獨予意疾手滑。有感卽書。都無簡束。子方之作。未嘗不風雨驟至。然當其慘澹一字之閒。吮毫欲絕。語出而予瞠然視也。則過人遠矣。予兩人皆喜稱說杜詩。子方下筆每有神。至此固工部之所畏也。予詩卽不能如子方。要之胸中無萬卷書。而但附一人之聲曰詩也。此卽予曩者二十年之所棄也。

劉伯宗癸未詩序

予嘗讀今人之詩而不勝歎焉。豈非以詩無人哉。詩無人也。則以人有詩耳。夫詩曷以不可已。學成文立而詩名。故習而詩者。其所蓄積也。憫時傷事而詩亦名。則偶而詩焉。其所感觸矣。非是者不名詩。而今之非是輒有詩。予故曰無詩也。予亦嘗爲詩矣。居邑中。與伯宗起而從事者二十年。中閒討論閱歷。不可謂不久。要無所蓄與無所感。而篇連牘積。曰吾詩也。吾詩也。予無是。伯宗無是。獨予詩不及伯宗者。本非無蓄。而或失則矜。本非不感。而亦傷于率也。以視伯宗之整而多暇。言之悲而不肆。其相去爲何如乎。此詩特癸未一歲者。歲癸未則憫傷事多。卽其所蓄積。亦以是見。要之皆不得已而詩焉者也。夫詩如伯宗而

後爲不可已。彼夫人而詩者。是不可以已乎。予故曰詩無人也。

李行季詩序

李達字行季。年十二能文。十五能爲詩。二十爲諸生。三十廩于庠。試于鄉者七。死之時才四十。死而貧甚。又無子嗣。其友吳應箕、煜、劉城、悲之。劉卽就丁謀。悉從達家。取其遺詩若干首。授箕曰。子盍訂之。予兩人將梓之。所以傳達者在此。予卒讀掩卷歎曰。古文人以不遇死者。可勝道哉。顧未有如達之甚者也。達固隴西之苗裔。其才卽不敢遠比太曰。然白四十方應詔。而達已死。白尙有女。而達無後。白名傾天下。而達卒死諸生。故才而死。未有如達之甚者也。夫才有大小。而不遇以至于死。則一才而死。有甚不甚。而期于可以傳則一。然亦有幸不幸焉。其可傳而無有能傳之者。則才高而名淹滅。又可勝道哉。此予二三人所以不忍達之死。而欲以其詩傳之。詩傳而達爲不死。則達之不遇。猶未爲甚也。達才頗以敏稱。其爲詩文。雖倉卒應酬。可以立就。都不甚珍惜。故多亡失。其存者予亦有所去取其閒。要期于達之可傳。是則予二三子之所以不死達者而已。崇禎庚午春月日書。